



等她弄明白了什么是一世、二世、三世后，她说：“要那么多世干什么，我只养易培卿一世。”

猫用自己的名字，易培卿刚开始很不高兴，再通人性它也是个畜生。那时候易长安已经出生了。“我嫁给你，给你生了儿子，叫一下你的名字还委屈了？”他老婆说，“你不是说我男人多吗？你要不乐意，我给它取个别的男人的名字好了。”易培卿翻两个白眼，心想那就这样吧，这个疯女人能给所有的猫都取同一个名字，她就能给每一只猫都取一个男人的名字；那么多男人一亮相，藏都藏不住，还是用我一个人的名字让人心里踏实。此后，每一只猫都理所当然地叫易培卿，不管公猫母猫。起初，易培卿不适应，老婆叫猫的时候他也应声，后来发现，老婆叫猫时说的是“易培卿”，叫自己时是“培

卿”，就高兴起来，毕竟老婆对自己比对猫亲热。他也就把自己和易培卿们区分开了。

“阿姨好，”初平阳说，“易伯伯呢？”

“在老屋里当钉子户呢。”易长安母亲抖着手里的稿纸，难为情地说，“对了，老东西还想当作家，跟咱们平阳抢饭碗了。你看这稿纸，非得这种八开纸、淡蓝格子的，换种纸他就跟得了便秘似的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他说很多大作都是这样，平阳你也是这样的吗？”

初平阳说：“我是瞎写，平整点的纸都行。”

初医生老婆说：“我们家平阳不用纸，用电脑，直接在键盘上敲，咔嚓咔嚓的。”

“拿什么敲？锤子？”易长安他妈说，“长安也要给老东西买个电脑，老东西说，那得用多少小锤子才能把所有键都敲到？长安说，那不买了，喜欢你就写吧，写不好起码也能练练字，废纸也能卖钱。六十多岁的人了，还练字，想想我都要笑。”

推开老屋的院门，果然看见易培卿坐在堂屋的写字台前，姿势像小学生一样端正。他戴上老花镜伸着脖子往外看，抽两下鼻子，说：“一准是平阳来了，我闻到牛栏山二锅头的味儿了！”

“你就吹！”易长安他妈说，“人家酒瓶盖子封得严严实实的，风都钻不进去。”

“风哪有我鼻子好使，”易培卿站起来，把桌上的一大堆稿纸小心整理好，搬凳子让平阳娘俩在院子里坐。“屋里潮气大，霉味儿重。”

这个院子半荒废，只有堂屋里有点人气，易培卿住着，兼做书

房。其他房间更潮，没人进，霉斑和苔藓慢慢地往墙上爬，门一打开霉味儿简直成了半流质，让人窒息。“今晚把易培卿留在这儿，”易培卿说，“老鼠太多，半夜里成群结队往我蚊帐顶上爬，一趟一趟跑。”

“吃了你才好！”易长安他妈说，“让你逞强，爱待着你就待着。猫我得带走。”

“跟你说不清楚。我不是非得要出这个风头，”易培卿说，“我是在维护一种尊严。平阳，尊严你懂的。为什么我就得搬？凭什么你盖个什么狗屁纪念馆我就得让路？房子是我的，我有权在我的屋子里住到死，平阳你说是不是？”

初平阳说：“是。”

一墙之隔，翠宝宝纪念馆的脚手架正在拆卸，人影在半空中晃动。有工人对着这边的院子吹口哨打招呼。都混熟了，他们都知道这院子里住着个倔老头，死活不愿把地方腾出来给纪念馆建二期工程，还不时拿把斧头对他们跳脚，别碰着我的砖头和瓦，否则小心你们的脑袋。他们等着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，他一松口，他们就会拎着大铁锤爬上屋顶，三下五除二，把这个祖传的小院夷为平地。

“你看平阳都支持我！”易培卿说，“我就不信了，权力就那么好使？钱就那么好使？他们让我搬，三天两头来威胁，还说可以给我三十万。三十万算个屁啊？给我五十万、一百万我也不稀罕！有本事你把我拎去坐牢！”

易长安他妈撇着嘴说：“妹子你听听，还三十万算个屁啊。有本事你放几个三十万的屁给我看看啊？放个三块钱的也行。跟你过了三十四年，把掉进粪坑里的一分

两分的钢镚都算上，加起来你也没挣过三十万！”

“别跟我说什么钱！这是尊严问题。平阳，跟老娘们说不了正经事，咱爷儿俩谈谈，谈这个尊严的问题。”他回身从房间里拿来四只玻璃杯，两只给女人们倒茶喝，两杯用来盛二锅头。初平阳不喝酒，要了茶，他就一个人喝白酒，过一会儿从裤兜里摸出几粒花生米扔进嘴里。

初平阳一点都不想跟易培卿谈什么尊严的问题，他倒愿意走走神，回想一下小时候给易培卿打酒的那些事。他和易长安屁股时就在一起玩，进易家跟自己家一样随便。快到饭点儿，花街上空飘满炊烟，易培卿从田地里回来，对着压水井冲洗脚上的泥，撅着屁股对长安和平阳说，你们两个，到老歪家给我打半斤酒来！如果碰巧只看见平阳，他就让平阳去。初平阳就攥着长安他妈给的五毛钱，抱着洗干净的葡萄糖玻璃瓶去老歪杂货铺。老歪的酒端子一下二两，两下半正好半斤粮食烧酒。初平阳会打满半斤回来。如果长安也去，只会打回来四两，剩下一毛钱买二十粒彩色的糖豆。一分钱两粒，吃起来比后来的巧克力要香甜。长安从小就讨厌他爸，因为他爸老是打他妈，他更讨厌易培卿喝酒，因为喝了酒下手更狠。易培卿总是骂老婆是“千人骑、万人睡的烂女人”。

在花街，即使是初平阳、易长安这样六七岁的孩子都懂什么是“千人骑、万人睡”，懂什么叫“烂女人”。从明朝后期建了石码头开始，这条街就成了烟花集腋之地。因为在运河边上，码头是驿站，出出进进的人多。

(未完待续)



花如屏见温如风从警车上下来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乡下人不似城里人那般，当众敢抱着男人哭，花如屏怕丢丑，她一下抱住温如风他妹子温存雨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稀里哗啦。儿子温顺丰也跟着哭。温如风故意伸胳膊伸腿地说：“哭啥，都好好的。省上的大官都要给咱做主了，还哭啥呢。”他故意把声音抬得很高。

这时，孙铁锤他舅家的坟山上呜里哇啦、噤里啪啦响动起来，虽没有年三十和初一早上那么撼天动地，可也是另一番气象，震荡山川，何况选在了今天。

县剧团的闹台一响，人轰的一下又都奔村委会大道理上看戏去了。

安北斗把温如风安顿进家门，就把话朝明里挑了挑：“按组织吩咐，让我二十四小时把你盯紧，就怕你再出去闹腾。我一路上也在想，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各级领导也都引起了高度重视，你就在家好好等消息吧。都立春了，我看老整滩的桃花都开了，你还先得把家里的几亩地顾住。需要了我可以帮忙。一年之计在于春嘛！你勤劳几十年了，都舍得把这大好农忙时节错过？磨坊也得好好开着，见天几百块，耽误得起嘛！”

温如风突然跳起来：“他一个烂舅，都死三年了，过去也没见他稀罕过，今天知道我回来，放的啥铰子？唱的啥大戏？”

安北斗急忙安抚说：“这你可能有点想多了。村里老人但凡有点家底的，谁过三周年不响动一下。”

“他舅是三年前二月二那天酒喝多了，一头栽进赵寡妇的茅坑淹死的。他当时让捞起来就埋了，一天都没放够，嫌臭。今天倒想起死舅了。这才正月二十，三年哪有提前过的？”

“存罐，别自己给自己找别扭。过三年差前差后一个月，都是常事么。你想想，二月二前后，大农忙的，谁还顾得坐席、听戏。”

“狗日的还是想气我呢。我都想把赵寡妇的尿盆子扣到他门上，算是给他随礼了。”

“对了，好好过你的日子，管人家干啥。听话，再别出去了，把地里活儿忙完，磨坊也开张起来，静等好消息就行了。”

“要是没好消息呢？”

“我给你打包票，这回一定有，毕竟把大人物惊动了。听我的没错。”

说完这话，其实安北斗心里也没底。人物再大，指示再硬，事情还得发回原籍处理。而处理人说去，大概还是何首魁、南归雁，包括他自己。以何首魁的态度，仍是老三样：时间、证据，加上咳嗽带出痨伤。想让老何有点激情，有点人文心，除非石磨子能哭喊、铁砧子会说话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对这次事情还是抱着希望的，毕竟闹大了。他给花如屏也交代了一番，让把人看好，说闹到这份上就行了，搞不好还真能把一个浑浑全全过日子的好罐罐给踢打了呢。

劝完温如风，他又到孙铁锤家走了一趟。温如风无论是告南归雁、何首魁还是告王中石，根子还是他孙铁锤。是那半棵树、牙花子、挨黑打、请春客等一系列事情惹的祸。孙铁锤活人的方式就是好张罗、讲排场，恨不得把北斗村的天空都搭个席棚，由他家盖起来，见天拉席面、宴宾客；都来给他随礼、上供、捧场子。他舅，都知道是远近闻名的赌博骨碌，就爱跟女人丢酸坎子胡拉扯。死得那么臭不可闻，竟然在三年后又搭起快半里路长的席棚，吹吹打打，收礼待客起来了。

孙铁锤的老婆叫刘兰香，这阵儿也是哭得呜呜的，在戏台子前上香呢。

剧团正在唱《黑虎坐台》：

赵公明丧了命阴魂不定，恨子牙气得我耳目圆睁。我这里跨黑虎且往前走，三霄洞别三妹我细诉冤情……

安北斗是在院子最里边的房里找到孙铁锤的。敲开门，一摊人正在搓麻将。嘴里都叼着烟，房里熏得相互看不清脸面。见安北斗进来，孙铁锤招呼了一声，问他：“听说驴日下的回来了？大正月的就去告，娘老子死早了，没人好好好指教的货！还告到省上去了，把老子抓起来好了！瞎皮烂眼的，以为是跪了大领导的车，结果才是前边开路的秘书长，当老子不知道。老子的侄儿就在省府工作，驴日的被抓走一个钟头，老子就接到电话了，以为他是谁呀！么鸡！”

“碰！”

“碰你妈的屁哩碰！”

这时有人推门进来，问三眼枪还放不，说温存罐回家后，把门窗都关上了。

孙铁锤说：“放，继续对着他家放。把晦气全放到老鳖滩去！八筒！”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 (连载 80)



最后一句吸引了舒莞屏。如何“成了”，是他最想知道的，可惜老人偏偏不说。天色大亮，门上的帘子除去，屋内一切清晰。憋儿仰头转颈看了又看，朝舒莞屏呼叫：“总教习大人，您看啊！”舒莞屏也早在端量四处，惊讶之极：屋梁原来是灰白色大鱼椎骨，足有大杨树那么粗！再看四面弯下的一根根弧形大柱，竟是大鱼的肋骨！偏向前部的是大鱼头颅，那进出的半圆形的门，下面一截埋在沙子里，正是鱼的眼眶骨！它的另一只眼就在对面，已被海草塞住。“道长，请问您，这屋子该是一条大鱼的骨架吧？”他惊问。

“总督大人，正是。我当年一人爬上岸来，茫然四顾，找遍全岛也无藏身之处。后来看见了这光秃秃的一架大鱼骨，不知什么年月冲在滩上的一条大鲸吧。我往骨架上加些海草和树枝，忙了几天，做成了这幢鱼骨房子。它结实暖和，冬暖夏凉。寒冬腊月海风再大，它都趴在沙滩上纹丝不动。我感谢这条舍命的大鱼，是神灵怜悯贫道，让它趴在这里等着我、庇护我。我想到这些，就给大鱼骨架磕了一个响头。大人，这三年多，没有它我就活不成啊！”老人泪水渗流，两人听得动容。

“道长，刚才您说‘成了’，让人甚是好奇，可否细说与我？”舒莞屏问。老人看着门外海天，那儿的鸥鸟掠过。他点头沉吟：“是的，我知道这个日子近了，它在向我招手哩！到了那一天，我就要返回大城池了。那时谁也挡不住我。”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舒莞屏见他欲言还休，追问下去。老人站起，拍拍身上的草屑：“二位跟我来矣。”

他一直向东南方走去。那儿有一丛荆棘、几块稍大的石头。荆棘旁有一处低矮的草庵，小得只容一人弯腰进入。庵中是小小的石台，上有一溜大小陶罐和贝壳，

台前有一个炉子，炉上扣了一个烂了半边的草筐。取下草筐，露出一口棕黄色的坩埚，里面焦黑。老人指指炉子：“这就是我随身带来的物件，一只炼丹，就像我的性命一般。”憋儿听不懂。舒莞屏说：“丹炉。”老人拱手：“正是。有了它，日月就不觉得长了。”

因为庵子太小，三个人盘腿坐在沙子上。阳光不炽，风也不大，老人开始讲述。原来他的最大心愿就是炼成一种丹丸：“我说的是仙丹，起死回生返老还童之物。老齐国的方士刚做到了半截，秦国打来只得停歇。重燃丹炉，这是我在大药堂做的事。可恨的是那儿有女总管宠信的妖道。那人专门捣弄邪术，什么男女双修起阳神药，还和女总管一起试药。”老人愤愤起来。憋儿问：“试得怎样？”“混账道人和女总管说这药好生厉害！两个狗男女坏了大药堂风水，一心讨大人欢心。他们给万玉大公献上不老术，让大公采取元阳，说什么七人服，三服补齐就能长生。”

舒莞屏心上一震：“大公采了？”

“大公是何等聪明之人！她自然不信。那浑物一计不成又生二计，耗下大把银两熬炼滋补汤羹，无非是各类壮阳猛药外加海珍。那些将军和都统自然喜欢，岂不知是杀鸡取卵之方，断断不能久长！”老人仰天长啸：“呜呼！天理昭昭，吾邦岂容此等浑物混迹，败

坏纲伦日月昏沉也哉？”

舒莞屏认为眼前老人甚是笃实，所言无欺。他关切丹丸冶炼，想看一下隐秘奇异的果实。想不到老人直到最后仍有迟疑，一再延宕，从破絮缀成的衣衫里掏出一个布袋，倾出几粒。三枚焦黑中透着朱红的丸子，大如蚕豆，硬若顽石。

五

舒莞屏深知兹事体大，对冶炼情形及其他事宜不再疏忽。他认为此次巡回，至为重要的环节就在小小的海胆岛上。一位抱恨从大药堂出逃的忠耿老人，只为了击败那个志得意满的不良道人，挽狂澜于至危。他想到深处有些激动。为了能有周详透彻的理解，他问得更多，也对卧薪尝胆之人聊做安慰。他想离岛时一定要将此人带走，一起返回大城池。可是当他说出这个主意时，对方惶惶摆手：“万万不可！丹丸之事还需千锤百炼，等待十足火候。这只是做过了半而已。”

道人说到深奥处，让人陷入迷思。舒莞屏试着探讨这个话题，老人立刻昂头，双手抱住胸部，盘腿端坐，一身纠结的败絮缩到一起，问：“大人看来，贫道这会儿又像何物？”舒莞屏看着，不解。憋儿是杀鸡取卵之方，断断不能久长！”老人摇头：“非也。人之躯体收拢端正，其实就是一座丹炉，有

炉座、炉膛和炉顶。不过这座‘体炉’只炼心丹，也谓‘内丹’。自古炼丹之术无非两途，即内外二丹。其实在贫道看来，二者皆不可偏废。三年荒岛既炼‘外丹’也修‘内丹’。双丹齐全之日，才会出岛面见大公公。”

一番话动人心扉。舒莞屏似乎有些明白，这会儿只想看苦修之地。老人说内修之难即在心悟，百无妨碍。“这随时随地可做。大人随我来罢。”他双腿加快，两人大步跟上。老人一步踏出一个深坑，让人感受了健硕强悍，原来干瘦之貌仅为表象而已。一处干净的沙地上有一块平滑的青石，老人坐上去，面向东方，“月亮出时，就这样看它一个时辰。心随月明，全身无一丝芜杂，内力也就滋生出来。风落海平，如此看海，滔滔万顷连接天宇，哪容得一丝狭促？即使大风大涌之日，回室闭目安坐，神思散去，心情一如晴朗之晨。如此日复一日，终能修成。”

两人听得出神。舒莞屏谢过老人，说：“这是天长日久之功，只待未来日月跟从道长。可惜这次我们不能一同回返了。”老人拱手：“在下不得功亏一篑，容我走完最后一程。贫道有个小小恳求，就是为我在大公和国师面前呈上吉言，问个心安。如此一来，贫道也能安心静修了。”老人躬身施礼，舒莞屏与憋儿一起回礼。

(未完待续)